

# 去汉江看赛龙舟

■ 聂厅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端午,夏老邀约我前往郧县(今郧阳区)观看龙舟赛,我心中满是欣喜。那时郧县尚未通公交,我与夏老早上七点赶到十堰城区六堰汽车站,搭乘中巴车奔赴郧县。夏老年过七旬,酷爱摄影与写作,是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这般热闹非凡的端午赛事,他自然不会错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上午九时许,我们抵达郧阳汉江公路大桥桥头。这座大桥通车不过两年,桥身崭新挺拔,粗壮的斜拉钢索在日光下熠熠生辉,曾被誉为“亚洲第一跨度斜拉桥”。当年建桥之际,我们企业统一捐资,也算为这座大桥的落成尽了微薄之力。正因如此,每次看着这座恢弘壮阔、线条灵动的大桥,我心中便生出几分别样的亲近。

大桥靠县城一侧的江滩上,早已人山人海,人流绵延至岸边芦苇丛中,蔚为壮观。

赛事主席台设于桥下,布置简约质朴——几座奖杯、数张奖状、几瓶饮用水,再加一台扩音设备。赛场终点在桥下这片江面,起点则在下游约一里处。这段江面开阔平缓、水深适宜,是举办龙舟赛事的绝佳水域。我与夏老沿着江滩行走,择了一处视野开阔、便于取景的位置,静静等候赛事开幕。

此次赛事共有五支龙舟队伍,船身分别以红、黄、蓝、绿、白为主色调,船头为“龙头”,船身画龙鳞,彩龙栩栩如生。每船十二名队员,皆是体魄壮实的汉子,臂膀肌肉紧实凸起,力量感十足。队员身着与船身同色的背心,便于区分队伍。船头

架着一面大鼓,擂鼓人面朝队员而坐,既是鼓手,又当指挥。

十点整,开赛哨声响起,五条龙舟瞬间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龙舟两侧的队员在“战鼓”催促下,整齐划一地挥桨击水,齐声高呼“嘿哟、嘿哟”,每喊一声,桨板起落一次。唐人张继诗“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的诗句,正是此刻盛况最贴切的写照。

我仔细观察,队员们坐姿压低,桨板紧贴水面起落,最大程度缩短划水间距、提升划桨频次,以此积蓄速度、聚力前行。开赛之初,五条龙舟齐头并进、难分高下,驶出二十余米后,各船交替领先,难决胜负。

汉江两岸,观众纷纷挥舞手臂、摇动纱巾,呐喊助威之声震彻江畔。为龙舟队员注入十足底气,众人划桨的速度愈发迅疾。刘禹锡诗云“杨柳击节雷阊阖,乱流齐迸声轰然。蛟龙得雨鬣鬣动,蜃蚌饮河形影联”,正是眼前这番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

那时我才二十来岁,自知体魄、耐力远不及这些常年劳作的汉子,不由得心生钦佩。而身经多场赛事的夏老,关注点却不在队伍胜负之上,他全程专注取景,不停奔走抢拍精彩瞬间,相机镜头远近推拉、切换自如。每当龙舟恰好落入相机取景框,他的嘴角便微微上扬,既有猎手锁定目标的笃定,亦有新闻从业人员见证精彩的欣慰。

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暖阳铺洒

江面,远处水波粼粼、浮光跃金。条条龙舟破浪疾驰,船尾拖出一道道雪白浪花。这是我第一次亲临龙舟赛事现场,队员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的模样,深深打动了我。他们大多是质朴的庄稼人,并非专业运动员,却凭着一腔热忱与韧劲,拼尽全力。

龙舟从我眼前飞驰而过时,我清晰看见队员衣衫尽数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江水。赛程行至二百米,黄色龙舟率先突围,拉开一个船身的优势,唯有红色龙舟紧追不舍,其余三支队伍稍稍落后。赛程后半,队员们体力渐渐透支,比拼的便是极致的毅力与韧劲。这便是最动人的体育精神——不到终点,绝不言弃。

我也连忙按下相机快门,定格这场鲜活的民俗盛会,留存珍贵的青春记忆。转瞬之间,龙舟疾驰远去。整场赛事时间很短,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眼看各船交替领先,我既为领跑者喝彩,亦为追赶者鼓劲,身临其境之下,只觉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临近终点,队伍差距愈发明显,黄色龙舟一马当先,以三个船身的优势赢得冠军,红、白、蓝、紫四队依次位列其后。

龙舟竞渡落幕,传统保留节目“抢鸭子”随即登场。夏老一边调试相机,一边笑着对我说:“这个环节,比竞渡更有趣。”短暂休整后,各队队员重返龙舟,蓄势待发。三只活鸭被投入江心,二十米开外的五条龙舟即刻如饿虎扑食般围拢而来。

家鸭从未见过这般场面,吓得仓皇逃

窜,脚掌奋力拨水,翅膀不停扑腾,却始终无力腾飞,只能在水面四处躲闪,模样仓皇又滑稽。看似笨拙的鸭子自幼亲水,想要捕捉并非易事。但这些江边长大的水手个个经验十足,五条龙舟迅速合围,将三只鸭子困在固定水域。包围圈步步收紧,江岸观众的吆喝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气氛愈发热烈。

红、黄两队龙舟同时逼近一只鸭子,两队队员探身奋力抓捕。这时,夏老迅速举起相机抓拍,连连赞叹:“这镜头绝佳,太难得!”

龙舟队员都是游泳好手,开始洒水追鸭。十几人围捕一只鸭子,场面十分刺激,我们也收获了不少精彩照片。

正午时分,整场赛事圆满落幕。我与夏老寻得小店,品尝郧阳特色三合汤。一碗热气腾腾的三合汤上桌,汤汁浓郁,牛肉软烂,红薯粉筋道爽滑,搭配六个皮薄馅足的水饺,一勺入口,通体舒畅。原本说好由我请客,夏老却悄悄提前结账。他素来这般温和仗义、古道热肠。

龙舟赛热烈,三合汤味美,这段鲜活滚烫的往事,自然是三十余年前的光景。当年邀我共赴端午盛会、同赏龙舟竞渡的夏老,早已与世长辞。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蓄水之后,汉江江面拓宽数倍,当年人声鼎沸的老江滩已淹没于碧波之下。如今郧阳城区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成为一座繁华新城。只是这一切,夏老再也看不见。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我只能在悠悠梦境里,再随夏老重临江畔,共赏龙舟破浪。

## 岁岁端阳 不负清光

■ 万义早

风携着仲夏的热浪,漫过千年河岸  
一缕清芬,自艾草与菖蒲的枝叶间蔓延  
五月初五的晨光轻轻落下来  
我俯身,打捞一段沉江的岁月  
触摸一缕从未熄灭的忠魂  
汨罗江水悠悠,鬓平岁月褶皱  
千载烟雨沧桑,终究磨不灭孤臣脊梁  
那位披发行吟的诗人  
把忧世的热泪,倾洒辽阔楚地  
把澄澈的初心,交付苍苔寒江  
一纸离骚,诉尽苍生襟抱  
句句丹心,皆是山河担当  
烽烟散尽,王朝沉荒  
时光冲刷掉万千浮华  
唯独一身气节,在岁岁端阳风里,万古清扬  
清晨的街巷,浮动淡淡药香  
户户檐前,悬起青碧的菖蒲与艾草  
一柄草刀,裁开俗世浊气  
一丛素苇,涤净人间尘荒  
古老的乡风穿越千载时序  
默默守护着烟火人间,岁岁寻常  
五彩丝线缠绕稚子腕间  
把世间琐碎美好,轻轻系住  
愿人间安稳,流年无恙  
一枚青粽,是今人最柔软的回望  
裹着千秋秋意,沉淀岁月温良  
浅酌菖蒲清露,涤尽盛夏郁蒸  
拂去尘世奔波的疲惫,祈四时清朗  
江面鼓点铿锵,龙舟劈波竞航  
长桨划开粼粼波光,摇碎万古风霜  
震天呼号穿渡江河,穿透悠悠岁月  
这不是俗世的喧嚣浮华  
是跨越千年的深情回望  
每一次奋楫向前,都是初心的赓续  
每一次踏浪争先,都是气节的传扬  
岁岁过端阳,年年读离骚  
终于懂得,端午的意义从来不止怀念  
更是一代代,守住本心与善良  
岁月辗转往复,年年岁岁端阳  
我们以素心为黍粒,以气节作锋芒  
承接千古风雅,守护山河清朗  
让滚烫赤诚与家国热爱  
在九州大地,生生不息

## 家乡的端午节

■ 李从娥

在故乡,除却春节,最热闹的节日便是端午。

农历五月初四,弟弟带着弟妹和孩子,千里迢迢从都市赶回老家。一进院门,母亲便笑着迎上前。大孙子君儿走到石榴树下,仰头细细端详枝头一朵朵石榴花。鲜红娇嫩的花朵缀满枝头,像一张张嘟起的小嘴,让孩子满心欢喜。

院墙旁,柴禾码得整整齐齐;门前的菜地里,茄子、青椒、黄瓜、西红柿长势繁茂,一派生机盎然。

稍作歇息,母亲拿起镰刀,走向河边的芦苇荡,准备割芦苇叶包粽子。我们紧随其后,河畔芦苇长势旺盛,郁郁葱葱。母亲手法娴熟地俯身收割,那深深浅浅的芦苇将她整个人藏了起来。

回家后,母亲手把手教我们包粽子。她先将芦苇叶逐一理顺,修剪掉头尾多余的边角,用清水反复冲洗,再以沸水烫软杀菌。一时间,清冽的芦苇清香扑面而来。

粽子馅有荤有素,母亲取两片芦叶,折出漏斗的形状,轻声叮嘱:“看好了,糯米不能放太满,要留些空隙,不然蒸煮时粽叶会被撑破。”她指尖翻飞、动作利落,不过片刻,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便成型了。

“来,你们都试试。”母亲笑着招呼我们上手。我们怯生生地尝试,起初屡屡出

错,要么粽叶开裂、糯米洒落,要么包出的粽子模样怪异,有的扁长如枕头,有的突兀似牛角。

母亲看着我们笨拙的模样,笑着宽慰:“熟能生巧,慢慢来。”我们慢慢摸索,渐渐掌握了技巧。虽说包出的粽子不太好看,但总算成型了。

随后母亲生起灶火,开始煮粽子。大铁锅里清水翻滚,青绿的粽子下去,不一会儿,清甜的粽香便飘满院子。等粽子熟透,母亲揭开锅盖,腾腾热气扑面而来。取出粽子,剥开粽叶,咬上一口,馅料咸鲜入味,让人食欲大增。

端午清晨,一家人都早早起身。母亲常说:“带露的鱼腥草最是清热降火,得多采一些。”我和君儿兴致勃勃地跟着母亲,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一路寻寻觅觅。

不一会儿,我们便采满一筐鲜嫩的鱼腥草。母亲将其仔细洗净,一把把整齐捆扎,然后挂在院中的晾衣绳上。“晒干之后,你们带回去泡水喝。”身着淡蓝棉麻衫的母亲温柔叮嘱。

随后,母亲将备好的大蒜与鸡蛋一同放入锅中煮,还加入新鲜的艾叶。“端午晨起吃大蒜、鸡蛋、艾叶,可祛五毒、护佑安康。”母亲笑着说。间隙,她又烙了金黄酥脆的油馍。

节日的锣鼓尚未敲响,汉江早已换上盛装。两岸彩旗招展,岸边人头攒动。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汇聚于此,共赴端午盛会。白发老人拄着拐杖,低声给晚辈讲述屈原投江的故事;孩童们骑在父辈肩头,挥舞着稚嫩的小手,模仿擂鼓划浆的动作;年轻人举着手机,用镜头记录端午盛景。

江边渡口,村里精壮的鼓手、锣手与桨手已经登船。各代表队的旗帜高高矗立在龙舟中央,黄、白、黑、赤、青五色龙纹大旗迎风猎猎。船头旗杆悬挂铜锣,船中放一面大鼓,船尾配备长桨把控航向。参赛健儿身着统一服饰,端坐船舷两侧,双手紧握船桨,精神抖擞、蓄势待发。

开赛鞭炮一响,船头令旗一挥,鼓手挥槌擂鼓,十余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桨手们紧随鼓点,动作整齐划一。“划船啰啰,嗨好!嗨好……”雄浑的号子响彻云霄。江面浪花飞溅,如白练翻飞;舟影交错疾驰,或并驾齐驱,或破浪赶超。

江岸两侧,观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与江面的锣鼓声、划桨声交织相融,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精彩纷呈的龙舟竞渡过后,趣味十足的“抢鸭子”重磅登场。放鸭船行至江心,数十只鸭子被尽数放飞。各条龙舟紧随其后,竞相追逐。群鸭被盛大的场面惊

扰,纷纷扎入水中躲避。可这难不住汉江边长大的汉子们,只见他们纵身跃入江中,扎几个猛子后,便稳稳抓住鸭子,高高举过头顶。江岸之上,掌声、欢呼声连绵不绝。

自记事起,故乡年年端午都有集会庆典。各村户主、龙舟健儿齐聚活动主事家中,共享宴席、共庆佳节。席上一道特色主菜名为“龙舟菜”,以青椒、黄豆、豆角、芹菜、大头菜搭配肉丝爆炒而成,是当地人祛湿解乏的时令佳肴。

端午宴席有礼序讲究。年过花甲的长辈端坐上席,尊长为先、位次分明。席间敬酒亦有规矩,先敬长辈,再敬同辈,依顺序依次序依次举杯,人人恪守礼数、不敢怠慢。

宴席荤素兼备,肥而不腻的红烧肉、油润沙糯的咸鸭蛋、清甜软糯的粽子、鲜嫩爽口的清蒸鱼、入味下饭的青椒炒肉……新启的冰啤啤酒清爽解腻,令人垂涎欲滴。

夕阳西垂,市井喧嚣渐渐褪去,村民传唱的《送龙歌》悠扬婉转。我们一家人围坐桌前,母亲娓娓讲述屈原投江、百姓投粽祭贤的故事。君儿眼中满是好奇,亦藏着纯粹的崇敬。小小年纪的他,心底流淌的,想必是浓浓的乡土情愫,亦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 山村端午

■ 尚宏厅

蛇的原形。”

说罢,他指尖蘸上酒液,挨个在我们的额头、耳后、鼻尖细细抹匀,再让每个人抿一小口。一股独特的酒香,顺着喉咙缓缓漾开。

日头渐渐升高,阳光铺满庭院。二妈、三妈忙着赶制香囊:先拿剪刀把彩布剪成圆形、方形、菱形布片,再一针针缝成小袋子,在布面绣上鱼、飞鸟等纹样,填入朱砂、雄黄与香料后收口,底端缀上彩色流苏。这些香囊精致好看,我们挂在胸前,爱不释手。余下的五彩丝线,长辈还会编成彩绳,系在我们脖颈上。

厨房里更是一派热火朝天。奶奶和母亲正张罗端午的主食。老家山地缺水,种不出水稻,产不出糯米,自然包不成粽子,白面馍便成了端午最珍贵的吃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间有“尝新”习俗,新麦收割后磨成面粉,蒸一锅白馍,是青黄不接时节庄稼人最期盼的滋味。

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烈焰舔着锅底。蒸笼缝隙不断涌出腾腾白雾,醇厚的

麦香填满整间屋子。案板上揉得软润的面团,不多时便被做成馒头、花卷、菜包,还有造型小巧的“斑鸠娃儿”。奶奶用筷尖蘸一点红颜料,给“斑鸠娃儿”点出眼睛、嘴巴,一边忙活一边说:“这馍娃儿吃了,吉祥如意呢。”屋内热气蒸腾,奶奶和母亲忙个不停,我们一群孩子围在灶台边打转,眼巴巴望着出锅的白面馍,早就有些等不及了。

奶奶瞧我们馋嘴的模样,咧着没牙的嘴笑:“好了,好了,看把孙娃儿们都饿坏了!”说着便从竹筐里拎出“斑鸠娃儿”,挨个塞到我们手里。

我们胸前挂着香囊,手里捧着香甜的馍,一溜烟跑出老屋,和门外的伙伴嬉闹玩耍,同时把端午的喜悦也带了出去。

数十年光阴一晃而过,我从山村迁居城市,也从当年的孙娃儿变成了爷爷。每到端

